

一线探索

山西省壶关县大峡谷镇大河村

深耕生态游 唱响致富经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徐恒杰 崔建玲 文/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科学论断，如今在全国各地一批依托旅游产业发展壮大起来的村子里，得到充分验证。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大峡谷镇大河村就是其中一个。

大河村内，青龙峡和潞河汇合于此，是太行山大峡谷的著名景点之一。近年来，大河村由传统农耕村落转变成以旅游产业为主的村庄，全村269户819人，年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800元增长到现在的2万多元，已成为远近闻名、靠发展旅游致富的绿色生态旅游村、乡村旅游模范村。

靠山吃山，大河村实现生态转型

然而，过去的大河村却是出了名的贫困村。由于地处太行山大峡谷腹地，峰峦叠嶂，山大沟深，大河村村民多散居沟边、坡上，且土地瘠薄，人均耕地不到2分。

改革开放后，许多村民选择外出打工，但生活依然窘迫。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旅游业开始逐步繁荣；2000年以后，壶关县着手开发太行山大峡谷旅游景区。当时，县旅游局主要开发附近的黑龙潭、十八盘景区，大河村虽然没有景点，但却是县里确定的第一个旅游接待村。大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周接到任务，带领大河村民搞好接待服务，以解决游客吃饭住宿问题，大河村由此走上了旅游路。

一开始搞农家乐并非易事。到底能不能吸引游客过来吃饭、住宿？能不能挣到钱？村民们起初对开民宿持怀疑观望态度。按照“干部干、群众看”的思路，王文周带头在自家搞起了农家乐，并联合5户，每家设10个床位左右，每张床位每天收10元。让他们欣慰的是，这些床位不仅能够住满，而且时常紧缺。2001年，其他村民也陆续搞起了民宿，84户参加，全村发展到700张床位。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其他景区逐渐也有了民宿等配套设施，村里的青龙峡却一直没有动静，游客都不来我们这里了。每周末只有300人入住，还有大约400个床位是空的，这可急坏大家了。”王文周说。

其实，大河村地处太行山中，山川险峻壮美，渐水流于其中，还有大河村古村落遗址，以及曹操在此地作《苦寒行》诗的文化积淀……可以说，大河村有好山好水，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却一度面临“端着金饭碗，却在讨饭吃”的状况。

于是，王文周决定由村集体共筹资金开发青龙峡景区。“我们使用一部分扶贫资金，一部分贷款，全村村民合力建景区、修水渠、铺步道……”2008年，青龙峡景区终于建成并对外开放。

随着游客流量增加，村集体收入也增加了；同时，大河村立足自身发展优势，依托浙水流湍急的特点，发展漂流项目，这也是其他峡谷所不具备的优势。于是，在市、县、镇各级支持下，“峡谷漂流”逐渐成为大河村的旅游招牌。

目前，大河村形成了一业带动多业，实现了地不够种有饭吃、不出村有钱挣的局面。如今，全村已有千张床位的住宿接待能力，以漂流为代表的 一批乡村旅游项目成熟运营。



大河村小吃街一瞥。

产业先行，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大河村现由东坡、坡底、上坪、坡头、西圪塔、东坪等6个村民小组共13个自然村组成。走在四通八达的村道上，随便询问一个村民，都在村里有份“事业”。2016年，村民吕红艳和爱人通过贷款筹资80万元，开发了鸿沙客栈。“现在只剩下十几万没有还，这些年生意不错，日子越来越红火。”吕红艳说。

在大河村金鑫旅馆外面的围墙上，展示着从省城太原或其他地方远道而来的学生们画的各色山水画，基本都是在大河村写生完成的。“旅馆一个晚上几十块钱，价格比较便宜，由于学生们常来，我这里快成美术学生写生的必住地了，每年可以收入20多万元。”老板李天生说。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村民在村广场固定摊位卖漂流衣物，在景区摆摊、当清洁工……，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大家都找到了增收致富的路径。

今年60岁的秦秋风独自供养两个孩子上了大学。由于经济能力有限，村里给她安排了一份清洁工作，一个月3000元工资。同时，周末游客多的时候她还摆摊销售一些漂流用品。她说：“除了平时的收入外，孩子上大学时村委还给孩子一些经济上的支持，让自己轻松了不少。”

村民李毅平时就对小吃感兴趣。今年三四月份，他和妻子兼顾三份工作，白天在景区摆摊，下午卖漂流用品，晚上与朋友合伙开了家烧烤餐厅。单烧烤餐厅一项，一年利润就可达10万元以上。

随着漂流项目的火热，去年，村里专门设置了卖漂流衣物的摊位。村民们争着要摆摊，由于第一家位置好，生意好，都想在第一家卖。于是，村“两委”想了个办法，每家轮流在第一家摊位上摆摊，公平公正，让村民们心气和摆摊。

与一些农村缺产业、没活干相比，大河村实现了“只要肯干，就有收入”的愿望。每年3至10月是大河村旅游景点开放的时间，其中，7、8月份收入占全年收入的60%。

但目前，很多大河村村民仍过着一种城乡候鸟式生活，每年3月，村民们从县城回到村里发展旅游，10月底关门后，他们又进城居住。今年10月，游客少了，幸福客栈的老板李永亮的媳妇早早去城里看孩子了；来年3月，她再回到村里，继续经营民宿。

这样的候鸟式生活村民已经习惯了。但王文周告诉记者，冬季旅游淡季如何发挥旅游景点作用是村“两委”接下来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搭台唱戏，年轻一代回来了

在村广场，记者看到小吃店各色美食，琳琅满目。每个店基本是村里80、90后年轻一代在打理。

李敏是村广场“小敏家凉皮店”的老板，高中毕业后，在长治市一家烘焙店上班。今年3月，她回到村里开起了凉皮店。李敏说：“凉皮店生意不错，收入比外面打工高了很多，今年收入10多万元，在外面打工一年只有3万多块钱。”

如今，像李敏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村里。这与村委吸引年轻人留下来的方式有关。今年村委开始在广场建立小吃店，实行“一户一品”政策，即每家每户经营的小吃都不一样，都要有特色，尽量做到，每家小吃正宗、不重样。

“我们鼓励年轻人报名开店，让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另一方面，尽量给家里没有民宿、饭店和漂流摊位的年轻人机会，争取实现户户有产业、收入。”王文周表示。

不同的是，与其他地方的小吃店自主决定上下班时间不同，村里的每家小吃店都要固定上下班时间，按时刷脸。

“这是为了做好旅游服务，保障游客想吃饭的时候随时都能有的吃、吃得好。”妇女主任元连英表示。

“小吃店里的桌子、空调等设施，都是村里配置的，年轻人不用投资就可经营，小吃店不需交租金，只需把当年利润的20%交给村集体即可。”王文周表示。这种方式给了那些没有足够资金的年轻人机会。

村民元连英的儿子以前靠跑运输为生，如今在村广场开起了饭店。“今年3月份以来，饭店毛利13万元，给村集体交20%，还剩下将近10万的收入。”元连英高兴地说。

大河村百姓腰包逐渐鼓起来了，但一个新的问题出现——贫富差异。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成立共同富裕协会，实现先富带后富。”王文周说，具体措施是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共富基金有民企自愿赞助，对困难户有村集体和基金共同扶持，帮助最困难的农户也能过上小康生活。

从宁德故事解锁善治密码

地看看村庄改造的点。”苏炳敬口中的“吴老师”是下党画苑的主人、画家吴祥芳，她用一支画笔将下党村的墙壁、民居、电表箱变成独一份的风景，8月份刚被聘为下党村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苏炳敬最近正忙着杨溪头村的环境整治提升，晚上没事就来找吴祥芳请教：“杨溪头村也是古村落，想问问吴老师，怎样美化民居、基础设施，使其更融入古村氛围中去。”

在宁德，不仅是像苏炳敬一样的年轻干部干劲十足，一批有经验有阅历的干部投入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也很高。

宁德市科技局一级调研员冯坚就是其中一员。2020年12月，临近退休的他经组织选派，来到坦洋村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从那开始我就常住坦洋村，最长一次连着11天在村里，晚上到村民家里喝茶聊天，问大家需要什么，然后就到分管部门跑手续、找支持。”冯坚不缺思路和经验，先后在经济、政法、旅游等多个领域工作过的他政策熟、资源多，在他的努力下，坦洋村不仅新修10公里茶山机耕路、筹资500万元打造茶叶技术综合培训中心、投资约300万元建成现代化茶厂，村集体“家底”也厚实了，给村里70岁以上老人都上了个人医保。

为推动“四下基层”成为常态、发挥长效，宁德建立了“一书记三大员”制度，选派567名驻村第一书记、518名乡村振兴指导员、1200名科技特派员、268名金融助理员，下沉一线开展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其中，乡村振兴指导员大多是临近退休的处科级领导干部，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熟悉三农政策，思想比较开阔，更有乡土情怀，到一线打硬仗、攻难题，能够有效带动更多的情、资源、资金等要素向乡村聚集，助推乡村走上振兴之路。

“基层出题、干部答题”“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乡村振兴一线成为“主战场”“大考场”。仅2022年，市县两级共提拔使用在重点项目、乡村振兴一线表现优秀干部740多名。

35年间，宁德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干部精气神的变化。“赛马场上选千里马”，把精兵强将派到一线

现消费帮扶金额近2000万元。

毕节市委统战部还通过协调统一战线资源参与粤黔协作共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建成蔬菜核心示范基地1.5万亩，按照“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发展蔬菜种植15万亩以上。在黔西市，协调东西部协作资金500多万元建设黄耙加工厂，带动脱贫群众就近就业。截至目前，广州与毕节合作共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入驻企业达到200多家，园区企业累计获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104个。

毕节市委统战部还通过整合各种帮扶资源，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大力培养农业产业、现代物流、电商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近五年来，全市累计开展劳务协作培训1251期，培训农村劳动力6.49万人次，带动就业24.69万人。

四川岳池县：庭院经济促脱贫群众稳增收

把小加工融入小庭院，让“闲置房”变为“工艺坊”。岳池县采取盘活资源、主体租赁等方式，对350余处可修复利用的闲置宅院进行改造，成功打造“唐鸭子”“东作园”“陶艺研学”等具有当地特色的庭院式工坊，既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又促进了群众增收。

把小农旅融入小庭院，让农家院成为“农家乐”。岳池县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合理利用特色集镇建设项目，充分保护传统农家院落，打造集文化创意、乡愁记忆、文化情怀和旅游需求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片2个、示范村35个。依托“中国曲艺之乡”等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陆游诗《岳池农家》中“花、酒、诗、姑”四大文化元素和曲艺文化元素，还原诗中的田园风光，打造以婚俗展示、农俗体验、休闲观光、生态康养等为主题的农家生态文化旅游区，辐射3个乡镇（街道）29个行政村。与此同时，不断挖掘并丰富岳池农家文化内涵，打造《岳池农家》《秋江》等沉浸式旅游演艺节目；推出“中药材+康养”“亲子派对”“体验+研学”等精品旅游线路，培育乡村咖啡屋、“慢院子”农家乐、乡村婚庆等具有乡土气息的庭院经济产业。通过农文旅融合，累计吸引游客12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9亿元，带动项目地60%以上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河南禹州市浅井镇：中药材成致富“秘方”

“从最初的28户，发展到现在200多户，各类中药材种植面积也由200多亩发展到500多亩。农忙季节，能吸纳近二百名村民家门口就业，每人每月能有2000到3000多元收入。中药材成为了俺们群众的致富‘秘方’！”李二帅说。

为降低种植风险，延长产业链条，今年年初，小韩村又新建了药材烘干厂，日烘干量达到20吨。“像俺这60多岁的年纪，守着家还能赚钱，知足得很哩！”常在合作社打零工的脱贫村民叶金花满脸幸福地说。

通过中药材种植带动脱贫群众增收致富，浅井镇不止小韩村这一个村子。近年来，该镇按照“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思路，通过“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形成了以小韩村白芷和防风、土门口村花椒、书堂村金银花、张村庙村芍药等为代表的特色产业，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我们将立足镇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培育打造龙头企业，持续推动中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壮大，让脱贫群众真正享受到产业红利，真切感受到发展成效！”浅井镇党委书记王高伟说。

去，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少不一样。“年轻干部到一线去，优秀干部从一线来”，让缺乏基层经验的年轻干部到乡村去，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在“四下基层”的党群紧密联系中，群众的内生动力也越来越足——东安村农民自筹2000多万元建设跨海大桥，毗邻的关门村村民主动捐资73.9万元，2019年7月，在上级补助下，长585米、宽9米的跨海大桥建成通车，东安岛结束了“孤岛”历史，如今还将通高速；青年返乡创业开发坦洋工夫茶的新式茶饮、吨吨茶、奶茶、茶壶让传统与现代碰撞，百年非遗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消费热点……

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对干部服气认可，“四下基层”让干群“双向奔赴”，汇聚成闽东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强大合力。古田县279个村中有235个是食用菌专业村，2022年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4万元，连续19年居全市第一；下党村“不卖茶只卖茶园”的产业模式，让当地农民在短短3年内实现收入翻番……

近年来，宁德经济增速连续领跑全省，综合实力跃升至全省第5位，跨入全国百强城市行列；10年来，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829元增加到2.13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47:1缩小至1.9:1。

基层善治方有大国之行。善治密码看似复杂，说来也简单，那就是一颗人民至上的初心。沉下去才能办好群众的事，将心比心才能干群一心。宁德35年间持续践行“四下基层”正是如此，滴水穿石，常下常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前方的路还很长，更为昂扬的山海交响令人期待。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